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 
第二十八回 逞機密密布遮天網 工羅織重演黨人碑

直到酒闌燈地，公一方醉了出來，明日便動身走了。又過了好些時，正是隆冬時候，慶如料理過年事務，忙一個不清頭，結算店賬，卻又是折的，甚沒好氣。只見店外闖進一人，向他拱手道：「項兄請了。」慶如一看，那人有些面熟，只叫不出他姓名，便也說：「請了，尊駕何來？」那人道：「項兄怎麼忘懷了？俺姓王，今年不在貝君實席上會過一面的。今日來此，卻是有一樁買賣來作成寶號。便是有個舍親，他家裡住在小東門內，是個癩子，不能出門一步，但是很喜歡看些新書，說是可以開通智識，因聞得寶號裡新書最多，所以叫俺來問，可有幾種新書，大約他都要買些，不過舍親是個精細不過的人，最好請項兄到他家中，把這書中的好處，說給他聽，他聽住了，必定有一樁大買賣在後頭，不知項兄肯屈駕同著俺一去麼？」慶如聽了，曉得此事成了，有許多利息，可以做過年開消，怎麼不願，便道：「這又何妨，左右只在城中，又不是出口，便同你去見見令親，好多認識一友。」那人大喜道：「如此即請同行罷。」慶如叫店伙照料店務，自己整頓衣冠，便同那人一徑到小東門來，一進了城，被那人引到一條僻靜小巷，早有四五人雄赳赳、氣昂昂，在那裡等候。一見來了便蜂擁上前，不問情由，一腳把慶如絆倒，慶如正在走路，沒有留心，吃這一絆，早已仰面朝天，被他們按住，把他兩手翻到背後，用繩綁了。慶如只當是斷路的，喊道：「我又沒有錢，你們綁我怎的。」一人就拿一掌道：「胡說，你是個匪黨頭目，咱們奉了制台紮子在此找你多時了。」說著又有一人，手拿一卷字紙，塞在慶如衣袋中，也不知是甚東西。慶如急道：「我是個留學生，怎麼說起我是匪類來？那是你們差了。」他們道：「差與不差，你到南京去辨，與我們無乾。」說著又把他揪起來，頸上套一根鐵鏈，拖了就走。慶如沒法，只得跟他，覺得身上被踢的地方很痛，勉強來到道署，他們上去稟知，捉了一名巨匪，那道台吩咐立刻帶進，見慶如是個瘦弱書生，便道：「這人是個讀書人，難道是會匪麼？」那先前來請他的那人搶上打一千道：「回大人，此刻的讀書人，做賊的多哩。只搜他的身上，看有叛逆證據沒有。」道台道：「也罷，你們便去，細細搜來。」就有幾個人上來搜尋一遍，在衣袋裡取出一卷字紙，呈上去道：「這紙上不知寫些什麼？請大人過目。」道台接看時，原來是革命軍大統領孫致總督淮揚等處兵馬副元帥項的照會一通，不覺吃了驚，便喝問道：「你是項國瑞麼？」慶如答道：「正是。」道台道：「你既是留學生，如何私通會黨，圖謀不軌，從實講來？」慶如道：「我如果真是會黨，也不給你們容易捉住了。」

道台把這封紙擲下道：「證據現在，難道是誣你的麼？」慶如道：「這是方才拿我時，塞在我衣袋裡的，如何好算證據？」道台道：「賴得好乾淨，我只問你，與會黨究竟來往不來往？」慶如道：「他們有他們的宗旨，我有我的宗旨，向來不合，如何會往來？」道台道：「這等說，你是冤枉的了。但上海的人也很多，他們為什麼單要拿你呢？」慶如道：「這個明明是有人與我作對，來誣陷我的。」道台道：「此刻我也不來細問，你是大帥密札嚴拿的人，我只把你解到南京，聽候大帥發落，你到那裡去辯罷！」便吩咐把他發上海縣，暫行嚴禁，明日起解。就有人牽了出來，徑送縣署，自有當值的，把他押到外監，釘鐐收禁。慶如一進了監，只覺得穢氣觸鼻，陰風襲人，一片淒慘氣象，十分難受。卻是事到其間，亦無可如何。只得蹲在一塊地上，細想何人與我作對，把這種謀反大逆的事來陷我：看來既經入此網羅，自己又無錢無勢，只怕要性命送在此處了。

正在悲苦，只見外面走進數人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大少爺，如何吃了這個天大的冤枉？」慶如一看，卻是上海縣裡幾個書吏，他叔子做上海縣時認識的。真是昔日衙齋貴介，今為獄底囚徒，愈加氣憤。便拖住他們盡行告訴了，內中一個姓朱的經承道：「大少爺你細想一想，有什麼人與你有仇的？俗語說得好，解鈴還仗係鈴人。仍要走這個原路，方好寬緩下來。」

不然，這個案是個重案，向來不照例辦的，靠自己一張嘴，決然分辯不清，只怕要性命不保。」慶如道：「我一向忠厚待人，其實並無他隙，只好容我慢慢想來。」朱經承道：「或是遊戲中間，彼此抵觸，你還不覺，人家到結了怨，也是有的。你只想著了告訴我便是。此刻，你在上海還有什麼未了的事，也好說與我聽，替你代辦，或是有什麼至交好友，可以出些力的，也好替你送信。」慶如歎道：「那些好友，此刻是走的走，病的病，一個都不能出來，其餘都是泛交。聽見我遭了事，躲避還來不及，那肯出力，倒是家裡有個小妾，費心去知照一聲，方好帶些便費來奉送。」朱經承道：「我們受過令叔大老爺的恩典，那個要你使費，不過道署裡是要些的，我替你去說便了，只是這個如夫人不是有名的武林林麼？」慶如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朱經承對同伴眨眨眼道：「這藥線頭就是他了。」說著便告辭出來。這裡自有人來照料，因是署中有人招呼過，所以格外要好。慶如只得暫且住下。